

## 春游东岬岛

□吴桂海

“东岬岛?东岬岛,它在哪里?”当单位在群里通知将组织春游活动,前往东岬岛体验海岛共富、感受山海风光时,作为土生土长的定海人,我居然第一次听说这个岛屿。

通过网络查询,我了解到东岬岛位于定海南部诸岛中心,隶属定海区环南街道五联村,距离定海港3海里,岛屿总面积3.42平方公里。它素有“千岛绝佳处,尽在东岬岛”的美誉,不仅是风景胜地,更是抗战时期定海军民浴血抵抗日寇的重要战场。随着时代变迁,东岬岛上的年轻人逐渐外迁,面临“空心化”现象,现常住人口不足90人,多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但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和舟山市“小岛你好”海岛共富行动的启动,东岬岛依托良好的资源禀赋和山海风光,积极打造“露营岛”品牌,逐渐焕发出新的生机,现已成为海岛共富的生动范例。

我们从定海客运码头乘坐“海上巴士”,经过约20分钟船程便抵达东岬岛客运码头。春意盎然的小岛,风光质朴而迷人。我们沿着东岬海塘线行进,来到东岬岛标志性“花篮式”观景平台。

站在此处,远眺山脚下错落有致的青瓦白墙村落,大片湿地与远山相映成趣,景色宁静而美好。村庄边的草地与树木透着自然的气息,蜿蜒的水道穿插在植被之间,田埂上几只山羊悠闲地吃着青草,宛如“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画卷。岛上新建的驿站、矿坑剧场和书店,以及富有海岛风情的标识,为这座小岛注入了现代气息与活力。

原本坐上旅游观光车准备上山的我们,在同事提议下,决定徒步爬山,去享受山间的乐趣。我们沿着上山公路,向着小坑岗山顶进发。一路上,旖旎的自然风光与浓郁的松风海韵交织,雄奇与秀美并存,满眼的山海秀色令人心醉神迷。

爬到半山腰小岛茶园处,我们稍作休息后,继续前行。“你看,葛公。”我顺着同事指的方向,看到左侧路边树丛间有一处透着鲜红的葛公。只见她用嘴对着手心的葛公吹了几口气后,开始品尝起来。那童真的动作,让我仿佛也回到了童年的时光。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大人总说“葛公要先吹几口气后才能吃”,如今依然不得其解。

我们边走边聊小时候采摘各种野果子的趣事,让本该劳累的登山之路,竟也变得轻松起来。忽然看到右前方有一片翠绿树林,在绿意盎然间,只看见繁茂绿叶爬满树干,仿若大自然织就的梦幻锦缎。阳光透过枝叶洒落,每一片叶子都仿佛怀揣着希望。我站在树荫下,听树叶在风中低语,听鸟儿在林间轻鸣,静静地感受大自然的韵律。清新的草木香萦绕鼻尖,树干上的岁月痕迹仿佛诉说着时光的故事,那一刻,我完全沉浸在这片宁静之中。

大约40分钟后,我们终于登上了东岬岛的顶峰——小坑岗,海拔209米。站在山顶,极目远眺,定海湾尽收眼底,定海城区和港口风光无限。周边星罗棋布的岛屿如翡翠散落,海面上船只来来往往,汽笛声声,海风习习,宛如一幅流动的“清明上河图”。

山顶平缓开阔,芳草萋萋,四周留有旧时部队的炮台遗址。新建的“见山海”露营基地,为游客提供了绝佳的户外体验。在西北方向,隔海相望的定海竹山门港古战场和晓峰岭山巅的三总兵雕像隐约可见。1841年9月,英军侵犯舟山群岛,定海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率领5800余名将士,在定海城西晓峰岭和竹山门等地与敌人展开了长达六昼夜的激战,最终壮烈殉国。三总兵雕像目视定海城,神情刚毅,倚剑临风,仿佛在无声诉说着那段悲壮的历史。

我沿着山顶周围缓步而行,一边欣赏山海风光,一边感受那段烽火岁月。当走到一处炮台遗址时,我往下一看,发现山坡边一座旧营房的屋檐下悬挂着“东岬红色记忆陈列室”。走进陈列室,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静静述说着舟山南部诸岛群众在革命岁月中的光辉与沧桑,令人心生敬意,也让我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与精神洗礼。

离开小岛前,我们在码头旁东岬岛专属IP形象、以灵猫为原型的萌宠“东小岬”雕塑前合影留念。回程的船上,再次遥望东岬岛,心中满是不舍。这座海中小岛,以其独特的魅力,让我留下了难忘的春日记忆。

## 黄沙渔村

□颜文宽

从岱衢洋上眺望,香火萦绕的观音山,菩提意远。西山脚下,坐落着一方黄沙渔村。

铅灰色的天幕低悬海面,朔风裹挟着潮润水汽,携来清冽的海腥。浪涛叠叠撞向嶙峋礁石,溅起的碎玉琼花跌落滩涂,转瞬凝结为薄霜,覆于深褐色的岸滩之上,宛若撒下万点银屑。虽无旧日喧嚣,却藏着一番无言无悔的担当。

忆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此间曾是一派欣欣向荣的盛景。

渔港之内桅樯林立,漆作黑红相间的渔船鳞次栉比,归航之时满舱鱼获金鳞银翅,熠熠生辉。码头上熙熙攘攘,渔民们黝黑脸庞凝着汗珠,神情却坦荡澄澈。吆喝声、号子声与浪涛声交织共鸣,直教整个吞口热闹喧闹。

渔妇们更是心灵手巧,织罢渔网便转身奔赴田畴,挽起裤脚,耕耘水稻,侍弄麦田,栽种番薯。汗水涔涔渗入泥土,亦浇灌出安居乐业的祥和岁月。

筑于沙滩墩头的渔村小学,背倚观音山,面朝岱衢洋,青砖黛瓦的校舍里书声琅琅,稚气的诵读穿牖而出,与海风里的咸腥相融,酿成一代人刻骨铭心的鲜活记忆。

近二十载光阴倏忽而过,因兴修水库之需,村民集体搬迁离岬。旧渔港不复桅杆如林的盛景,老码头亦渐渐隐没于潮起潮落之间。然这片热土从未寂然无声,昔日的峰峦

海岸,如今化作石料场,嶙峋沉睡的山石被开采、雕琢,一车车石料装船启航,连同不逊于普陀山千步沙的黄沙大沙滩之优质沙砾,一同奔赴各地的建设工地。它们化身高楼广厦的基石,铺就通衢广陌的坦途,在城市日新月异的生长节奏里,于现代化建设的如火如荼之势中,默默添砖加瓦。这片土地以另一种姿态,延续着对这片山海的赤诚奉献。

而今立于岱衢洋的渡轮之上,遥望黄沙渔村的踪影,昔日生机勃勃的旧址便隐匿于那道轮廓之中。书声渔歌的萦绕已成追忆,烟火人间的热闹亦渐次远去,唯余一份沉静厚重的力量。海风掠过石料场的空旷之地,卷起细碎石屑,那簌簌之声,不复旧日渔号的悠扬,却宛若时代前进的号角,铿锵有力。

夕阳西下,余晖遍洒海面,为黄沙渔村镀上一层鎏金。这片土地,从耕海牧渔的红火岁月,到劈山献石的默默担当,始终以独有的方式,与山海相守,随时代同行。每一次遥望,心中虽有对往昔的抚今追昔,更饱含对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缱绻眷恋。

暮色漫过黄沙渔村的滩涂,落日熔金,泼洒于岱衢洋的粼粼波心。渡轮周遭的归帆剪影渐行渐远,海风卷着石场轻尘,残礁凝霜,余晖之中,旧渔村于香火萦绕的观音山脚下,隐约轮廓裹着融融暖光。

我默然伫立,凝眸举手,敬颂黄沙渔村。

## 闲步翁浦公园

□薛晓波 文/摄



暮春四月,白昼渐长。下班后,我顺路拐进了新城翁浦公园,这儿是我每年寻春的好去处。

入园便是黑瓦飞檐的园门,“翁浦公园”四个鎏金大字在暮色里泛着温润的光。穿门而过,风里裹着草木清香。我沿着小路往河边走,春的灵动便跃入眼帘。岸边的垂柳已抽出新条,嫩黄的芽叶缀在丝条上,风一吹,荡起满湖温柔的涟漪。

浅水的石墩上,一只小鸟正歪着脑袋整理羽毛,黑亮的身子映在水里,像一颗落在春波里的墨点。等我举着手机靠近,它“噗嗤”一声飞远,只留一圈圈涟漪,把柳影、树影都揉碎了。

黄昏无风,河面静得像一块被春风熨平的绿绸。对岸的高楼与草木,印在水里,分不清哪是岸、哪是影。一只黑水鸡从芦苇丛里钻出来,慢悠悠划过水面,拖出一道细碎波光,把绿意荡开了。近处的屋舍,远处的山,还有山上那座寺庙,都在水里摇晃。

最让我心动的,是那座坐落于水中央的古亭。飞檐翘角,黛瓦朱栏,整座亭子从岸边延伸出去,稳稳立在春波之上。柳丝从镜头前垂落,像天然的画框,将亭子裁成一幅江南春景。夕阳斜斜打在亭檐上,给黑瓦镀上一层暖金,倒影完完整整落在水里,上下对称,虚实相映。风过柳梢,亭影微动,那一刻,我仿佛步入了唐诗宋词之中。

别处的桃花早已谢了,此处却开得正艳。许是这园子太静,连春天也放慢了脚步。粉红的花瓣缀满枝头,一朵挨着一朵,一簇拥着一簇,在春风里开得热热闹闹。阳光穿过花隙,落在花瓣上,空气里飘着淡淡的甜香。

我沿着河边慢慢走,夕阳一点点沉下去,把天染成温柔的橘色。野鸭还在水里游,柳丝还在风里摇,桃花还在枝头笑。翁浦公园的春,就藏在这一河春水、一座古亭、一树繁花里。原来最好的春,从不是刻意奔赴的风景,而是下班路上偶然拐进的一座小园,是不期而遇的温柔。